

拷
問
鮮
花

宣儿 著

作家出版社

拷问鲜花

宜凡 著

作家出版社

19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拷问鲜花/宣儿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7

ISBN 7-5063-1242-5

I. 拷… II. 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689 号

拷问鲜花

作者: 宣 儿

责任编辑: 懿 翎 华 沙

装帧设计: 袁 见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5

插页: 3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42-5/I·1230

定价: 13.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肉体的成熟犹如
植物的开花结果，不
过是一种自然的进程；

而心灵的成熟却
要历经虫蛹化蝶般的
痛苦蜕变。

——编者

责任编辑：懿 翎
华 沙
装帧设计：袁 见
电脑制作：于 晨

作者简介

宣儿，现名胡卓识。1963年10月生。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主要有中短篇小说《太阳谷》、《蝴蝶，女人及其很久以前的记忆》、《这也是故事》、《魂梦任悠扬》、《五月的鲜花》等。出版有长篇小说《随风飘逝》、散文集《女性独白——接受或拒绝阳光的照耀》、《月桂树上的花冠》等。现在做编辑工作。



宣儿

今个的中午过去(在)为(的)是(在)好。 (在)为(的)是(在)好。
 活中(在)为(的)是(在)好。 (在)为(的)是(在)好。
 是(在)为(的)是(在)好。

上 篇

妈妈，我要回家。

妈妈，我们的家在哪儿？妈妈，你在哪儿？

妈妈，我从未真正用我自己的眼睛凝望过你。什么时候，他们说，你抱过我一下，很轻的，然后你就飘走了，像云一样地飘走了。他们说，你飘了很远很远，那是个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他们说，你是我的妈妈。至今我只有一张照片压在像骨灰盒一样黑色的小箱子里，那箱子是我上大学那一年，爸爸送给我的，它装满了我全部的家当连同我自己，被爸爸装上了一列火车。妈妈，那是个夏天，树全绿了，在我们住的红砖色的小楼房里，我后来的母亲（我叫她母亲，只在文字中，生活中我什么也没有叫过她，其实，我真正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有很短暂时光，那短暂时光里培养不出能使我叫她一声“妈妈”的感情，于是，我就从未叫过）站在楼梯口，很冷漠地说：“一路平安。”我下楼梯时，回头看见她灰色的短上衣，直直的头发和没有表情的面庞，这一切促使我下楼梯的脚步加快，直到走在洒满阳光的塞林大街。

塞林大街是一条非常优雅的长街。妈妈，有时我相信你

仍然在不很远的地方，用你的目光注视着我。妈妈，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你是一片云彩做成的花朵，谁也抓不到。妈妈，其实，当我一个人静静地沉默无言的时刻，在一间古老的有着泥土芳香的小房子里坐下来时，妈妈，我闭上眼睛，能看见你是一缕轻烟，有时这轻烟又化成了熊熊燃烧的一团火焰，在我的心上，妈妈，你是永远流淌的一条小河，永不干涸。

塞林大街对于我，它就像我的生命，在每一个必要的转折关头，总会出现一两件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事一样。妈妈，塞林大街，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另一种生命之路。

我告诉你那个春天，塞林大街第一次走近我时的故事。妈妈，或许你早已熟知了它们，但是，妈妈今天我再讲起它的时候，可能，我的讲述与故事本身已经极其遥远，它将渗透我今天的情绪以及今天距以前的岁月里，我生命中逐渐沉聚起来的许多碎片。妈妈这些碎片像一粒粒细小的珍珠，飘荡在我的眼前。

现在，我告别了塞林大街。妈妈，我住在海边一个木房子里。在远离塞林大街的另一座城市，没有喧嚣，没有灰尘。夜晚我看见海上捕鱼的小船，船上有点点闪烁的渔火，然后，渔民们的歌声从远处随海浪的翻卷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躺在木板床上，想念女儿。妈妈，我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可爱的面庞像春天绿色的苹果，滴滴着果浆，是甜的。我把她寄养在一对善良的老人家里，他们说，你走吧，我们会像照顾自己的孙女一样带好她，带大她。妈妈，我走的那天也是八月，那是三十多年前，你离开我的日子，甚至日期也极为接近。我也哭了，泪水流啊流。我知道那泪水汇聚的河流有多长，思念就有多长。那个八月的夏天啊！妈妈我怎么会忘记。

我女儿已经四岁了，她知道妈妈要走了，她知道此后她会在很少的日子里才能看见妈妈，她知道我离开了她。有一瞬间，直觉告诉我，她在仇恨我了。在我临近动身的日子里，她越来越少地走近我的身旁，她故意不理我，冷淡我，或许她试图在我还没有走掉的时刻，就彻底遗忘我。

夜，很深了。妈妈，我看不见月亮了。自从来到这个小木房子里，我就再也看不见月亮了，有时我想，我是不是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妈妈，可能，这一生我也找不到真正属于我的栖身之地，妈妈，我也会被我的女儿仇视，在她还没有真正长成个女人的岁月里。

塞林大街第一次清晰地走进我的岁月，妈妈，是我十二岁的那年春天。说到春天，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花儿开放，树叶长出嫩绿色的小芽，一些果子开始长出枝叶，等待秋天的成熟。妈妈，我十二岁的春天就像一株缺少阳光、水分及充足养料的小苗。以我的两条小辫子为例，你就能想象出我的状态，真的不是很好。那是怎样的两条黄黄的小辫子。我记得童年，奶奶用一把木制的古老的梳子，为我梳理着。每一天，她拿起梳子，沿着我暗淡无光的发丝一缕缕从前往后梳过耳畔，我从镜子里看到的是像晚秋败落的稻草一样的两条长长的头发。奶奶给它们编起来，像麻花那样，分成三股，绞啊绞，就绞成了那样的两条小辫子。或许，像现在我所感觉到的那样，一些树木繁荣了，另一些树木却枯萎了。是否，我们每一代的母女间就存在这种互相蚕食的景象，就像妈妈，当年你走了，你从此像星光一样闪烁，明亮无比，而我却日渐暗淡，没有生气没有光彩，甚至我的脸上都写着孤寂，这是日后我长大，许多喜欢我的男人告诉我的词，他们说是

“孤寂”，他们说爱我的也是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什么东西，他们又叫做“气质”。妈妈我很投入很激烈地爱过，妈妈下面我再说。现在，先说那年春天的塞林大街吧。

我十二岁了。妈妈，那一天他们说是我的生日。但是，奶奶病重了。我记得是个午后，奶奶突然说上不来气了。当时，爷爷正坐在屋子里，我看见爷爷放下手里的活儿，到邻居家借了一辆手推车，是那种平板的，四周是铁的小车。我和爷爷把奶奶扶到车上，然后，爷爷抱出被子盖在奶奶身上。奶奶的脸在一点点地肿胀起来，我看见风吹到奶奶的脸上，奶奶的白发就随着风的吹动一点点掩埋住她的嘴唇。那一刻，我很怕。天忽然阴了起来，我意识到一种东西即将来临，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东西就叫死亡，但我强烈地意识到了它，像后来我一次次感受厄运来临前的心跳一样，我知道这即将来临的东西将与我的命运紧密相连。

奶奶住进了医院。那是奶奶最后停留的日子，我与她被一道白色的屏障隔开了，那屏障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一条河，水在其中流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感觉到，我也浸在那白色的河水中，与奶奶一起漂浮。医院里有一股接近另一个世界的气味，我时常闻到，有时它弥漫着一种芳香。那是在白城，妈妈，白城你一定记得，它也是你出生的地方。据说，那片土地是盐碱地，秋天，风沙很大，风吹过，没有雨，地上慢慢泛出白色的盐，是那种结晶的块状物，远看，像雪花覆盖着，茫茫没有边际。许多日子，我走在白城的大街上，那条街的名字叫波路。我的一双小脚穿在黑色的布鞋里，鞋前面空了很大一段，因为我的脚总是长不大。风从天上吹来。我提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给奶奶做的饭。姑姑告诉我，靠着

路边走，过马路时看一下有没有车子。我心里飘过一支歌，是收音机里常常唱的，我记得歌词是：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赞歌更嘹亮。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饭盒是铝做的，热气从布包里传递到我的手上，我怕风吹凉了它，于是，把它藏在衣服里，暖着它，直到医院。

推开病房的门，看见奶奶瘦削的面庞，一根根白发飘动着，一直飘到我的眼前。她拉过我的手对我说：“你怎么好长时间不来看我了。”她说话要喘着大口的气。我不说话，我把眼睛望向窗外，看见大雁飞过天空，那是一只孤雁，没有叫声。

奶奶临死前的深夜，我真切地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我相信那是任何一个大人们不曾感到的恐惧。爸爸从省城赶回来了，他几乎没有看我一眼就奔赴医院里。妈妈，那是个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夜晚，我站在院子里，看见一棵老树，一点点地变绿。我感觉到我脚下的地在往下面沉。没有人在我的身边。姑姑、爷爷和爸爸都去了医院。爷爷在黄昏时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从黑黑的储藏室里拿出一包衣服，后来，我

知道，那叫装老衣服，是临死前人穿的。

我听见一种声音，现在我仔细回忆，记不起了那声音的质地，但当时它很强烈地响彻在我的耳边。我看见这声音响起时，奶奶骑上了一条漂亮的小毛驴，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她回头看我时的眼睛里饱含忧伤，是那种怜悯、哀痛及满心牵挂的目光。我追上去，有一刻我几乎握住了她的手，我说，奶奶，带上我吧！带上我吧！她一直摇头。我迈开脚步，越追奶奶的身影就越小，直到那声音消失，奶奶就走到天边去了，天边在黑夜闪过一朵白色的云，奶奶就没了。

夜深时，姑姑、爸爸、爷爷回来了。姑姑脸上有没擦干的泪水。我从院子里跑进屋子。我看见很多日子一直漂浮在我眼前的那个白色的屏障和化成河水的光芒已经流进了我的心里。奶奶的小毛驴和奶奶正是沿着这条河水走进我的心里。它们是像烟一样轻的气体。奶奶分成了两个奶奶，骑着毛驴走向白云深处的是一个有形的奶奶；另一个奶奶飘进了我心里，它们在我的心里汇聚成一条河，流过我的身体。我站在屋子里，没有眼泪。

很多年了，很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那一刻，为什么我没有哭。其实它比哭更残酷地摧毁了我。其实那一刻——一九七四年五月的我也已经分成了两个我，一个我随着骑漂亮毛驴的奶奶走进了云里；一个我把奶奶的一缕没人看见的灵魂紧紧地握在心里。

妈妈，你在我八个月时的夏天从白城直接飞（不是乘飞机的“飞”，白城直到今天也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到了京城，妈妈，那年你二十六岁。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奶奶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你，关于爸爸，关于你们的故事。

让我追寻着我的生命的来路，慢慢地走回去再走出来，一点点讲述给你我的故事，妈妈，现在，我不仇恨你了。妈妈。

你肯定不知道在白城与京城之间的省城，有一条长街从南到北，它叫塞林大街。塞林大街在秋天时的美丽是灿烂的黄色，落叶飘洒，不很强烈的风吹动着卷起来的叶子聚积在草丛中。妈妈，我第一次看见塞林大街就是奶奶死后的春天，爷爷把我送回了省城。妈妈，省城铭记着我少年时光的全部苦难，因为你，妈妈，我的苦难深重的日子像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少年，她心灵的被伤害，她从此的自我充满了异于常人的特性，这造成了我日后更加不幸及灾难的直接源头。妈妈，如果你知道我所经历和承受过的所有一切痛苦，妈妈，相信你今天会明白，你二十六岁那一年做错了一件事，妈妈，那就是，你不应该生下我。妈妈，今天我明白，你的出走不可指责，但是，你生了我，你的走，也就直接而彻底地毁灭了我。妈妈，也许今天你该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事情。妈妈，原谅我，讲述给你。

因为你的出走，爸爸也抛弃了我。妈妈，十二年的日子，我一直是与奶奶度过的，奶奶、爷爷、姑姑他们是我生命中全部的亲人。我的童年孤寂而幸福。你知道，爷爷的善良，奶奶的高贵和纯朴。看看爷爷的那双眼睛吧，它代表着世界上最美好而光明的一切。我六岁的时候听奶奶讲过爷爷的一段故事，它牢记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永不忘记。很早的时候，一天，爷爷去火车站，爷爷那时是聋哑学校的校长，聋哑学校是白城唯一一所残疾人学校，爷爷在火车站发现了一个少年，他正在讨饭，他已经给饿了几天几夜，奄奄一息，爷爷把他带回了家。从此，他成了爷爷家庭中的一员，与爸爸、姑

姑们一同长大。那一年，他十八岁了，家里来了军队上的人，他们要让爷爷当兵去，但是，那个少年站出来了，他叫小印儿。小印儿是他的真名，这个人已经死了。小印儿站出来顶替了爷爷。奶奶说，小印儿是个好孩子，知恩图报。据说，当时还有一番极其感人的争抢，爷爷不让小印儿去，小印儿不让爷爷去，后来小印儿干脆甩开爷爷，冲出屋子就和部队上的人扛枪走了。小印儿从此转战南北，一直打到海南。刚刚解放那会儿，他就已经是很大的官儿了。人说他作战勇猛顽强，机智过人，心地纯净，善良美丽。小印儿，这名字像一阵轻风流过我童年白纸一样的心里。有时，他像奶奶讲述的童话“葫芦娃的故事”中的大娃。后来，京剧热闹的年代，我在各种宣传画儿上，能够看见小印儿的面庞，像杨子荣、郭建光、洪常青、李玉和，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印儿一样的人，于是，我童年的心热爱这每一张英雄的画像，连同英雄的故事。小印儿后来据说是回来看过一次爷爷、奶奶，进屋就叩头，住了几天，又返回了他的工作岗位，那时他是南方某省的副省长。当时，他得了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如同今天的癌症，不久，小印儿就死了，年仅四十岁。

爷爷为什么做了聋哑学校的校长，妈妈，或许你是知道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小看到的那个正直、善良、聪敏的爷爷。奶奶是个大家闺秀，妈妈，这事你肯定也清楚，奶奶的爸爸是洮南府上最出色的中医，奶奶三岁没有妈妈，就像妈妈你三岁也死了娘一样，而我八个月就失去了你，妈妈，这是不是宿命？

省城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是我十二岁的春天。妈妈，奶奶死了。妈妈，我被爷爷送到省城。那天，是傍晚时分，火

车停靠在大钟底下。那个圆盘一样的大钟敲响了我人生的另一个时空。妈妈，它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张着一张大口，吐出冷冷的空气，包裹着我。我仿佛看见来自地狱的一道阴影，火车绿色的车厢像一枚枚小小的骨灰盒，像奶奶死后炼成骨灰，我们给它装进去的那枚黑色的骨灰盒。那时，我们在写有大幅标语：“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火葬场等待奶奶的尸体投入炼人炉。在停尸间外面，姑姑对爸爸说：“让宣儿再看一眼奶奶吧。”于是，我就被领到了那间阴冷、黑暗，没有窗子也没有阳光透进来的屋子里。灰色的水泥地，我的脚踏过去，感觉到一阵风从脚底下直灌入头顶，直到指尖都是冰冷的。我看不见奶奶，但我看见了一条河，河水闪着白光，它流淌在这间屋子里，它们流过我的身体，穿过心脏。我用手拂开白色的随水流升腾而起的气体，一点点渡到奶奶的身旁。她躺在那里，像花园里静静挺立的苍松、翠柏和淡紫色的在秋天开放的小花。云彩一朵朵飘过来，天空是深蓝色的，有风从远处吹来，但是，奶奶没有动，奶奶的身体被一块灰色的卡布遮挡着。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让我走开，好像是说我会害怕，我心里想，什么是怕哪？我会怕什么哪？这是我的奶奶，这是我十二年来相依为命的奶奶，这是那个夏天抱着我站在院子里晒太阳、领我的小手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奶奶，这是每天为我梳小辫子我睡觉时都要摸着她那干瘪的乳房才能睡着的奶奶。十二年中，我们没有一刻分离过，现在，她死了，我们就真的能分离吗？不！我不相信。分离的是什么？没有分离的又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哭？我为什么要流眼泪？不！没有！没有！一切都没有变。世界是广阔的，生命是无限的。死就是不死，生就是不生。奶奶没有死去，我没有活下去一个完整的自己。我们一定有一种什